

光 辉 的 榜 样 丛 书

GUANG HUO DE BANG YANG



SHU

QIU SHAO YUN

邱少云

LUO SHENG JIAO

罗盛教

李凤杰 编著

未 来 出 版 社

G41

1

:19

GUANG HUI DE BANG YANG CONG SHU

邱少云 罗盛教

李凤杰 编著

未来出版社

光辉的榜样丛书

邱少云

罗盛教

李凤杰 编著

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	陕西省新华书店 经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25 字数 42,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40,001—50,000	

ISBN 7—5417—1235—3/G·742 定价: 3.5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 安康市香溪路 16 号 邮编: 725000 电话: (0915) 3213310

策 划：马 克

责任编辑：马 克 张晓新

封面设计：纸老虎工作室

插 图：徐孝琨

版式设计：孟 元

目 录

邱少云

斑斑血泪仇	(3)
一张卖身契	(8)
学文化也是革命	(13)
一切行动听指挥	(16)
“这是什么时候”	(20)
一定要为朝鲜人民报仇	(23)
英雄的榜样	(30)
他没有想到自己	(35)
坑道战	(37)
火力侦察	(40)
特级功臣	(46)

罗盛教

军校第一课	(55)
学习和纪律	(59)

这一“炮”开得好	(63)
和英雄在一起	(66)
对群众要有颗真心	(70)
解放军和老百姓	(76)
暴风雨中一盏灯	(81)
一只小红鞋	(86)
赞美的歌儿唱不完	(91)

★ 邱 少 云

QIU SHAO YUN

斑斑血泪仇

四川省铜梁县有个邱家沟。

很多年以前，邱家沟是座荒山。有一年，几家姓邱的穷苦百姓，逃荒来到这儿，把荒山开垦成田地，搭起了草棚，这儿才有了人烟。

过了几年，住在铜梁县城里的李地主，给县太爷送了一份厚礼，造了张假地契，硬说这荒山是他家的，把穷人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霸占了。开垦土地的人，倒成了受剥削的佃户。邱少云的爸爸邱炳荣，住在邱家沟的玉屏村，也租种了李地主家的几亩地。

往年，邱少云家糠糠菜菜对付着，苦日子还过得去。这一年遇上了坏年成，打下的粮食交过粮税，剩下的叫地主全扫光了。就这，地主还拨拉着算盘珠子，硬说欠了他家五担地租。日子实在没法过下去了，爸爸邱炳荣就把少云的哥哥东云，雇给地主去放牛，自己去拉纤。

给地主放牛，整天挨打受气，还吃不饱饭，哥

哥一回家就哭。爸爸出去拉纤有三个月了，一个铜板也没捎回来，连个音讯也没有。家里没有吃的，小弟弟饿得成天哭叫。眼看快要过年了，妈妈没一点办法，只好把门前最后的几根竹子全砍了，编了几个箩筐，让邱少云领着弟弟，去关滩镇卖了，换点米和盐回来。

可他们在镇子上整整等了一天，连问都没人问。饿了一天，一个箩筐也没卖掉。少云领着弟弟拔点野菜充充饥，喝几口安溪河水，往回赶路。对孩子们来说，过年该是多么叫人高兴的事啊！可这两个孩子却满脸凄苦，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有两双黑瘦黑瘦的小脚，在石板路上沉重地走着。

翻过一道山坡坡，就是邱家沟玉屏村。两个孩子在—间破草屋门前停住了脚步。这就是他们的家。他们背着一个也没卖掉的箩筐，呆呆站在那儿，听见屋里小弟弟的哭声：“哇哇，肚子饿呀，快烧饭吧！妈妈！”

“好娃儿，不要哭了。”妈妈心疼地轻声安抚着说，“等哥哥买米回来，妈妈给你做白米饭吃……”

站在屋外的两兄弟，心像被刀戳了似的，眼泪

一下子涌出来。他们痛苦地叫声“妈妈”，一头扑在门框上呜呜地哭了。

小弟弟听见哥哥回来了，连喊带叫地扑到他们身边。妈妈也高兴地下床出门。可当她看到两个孩子泪流满面，背上还背着箩筐，便一切都明白了。她心里一阵酸楚，噙着眼泪安慰两个孩子：“进屋来吧……好孩子……”她把不懂事的弟弟拉到一边，打开锅盖，端出两碗红苕根稀饭，递给他俩。

邱少云看到小弟弟饿得那样可怜，知道这两碗稀饭是妈妈挨着饿留给他们的，怎能咽下去呢？他忙把饭碗递到小弟弟手上，随手拿起一个破背筐出了家门，要趁天还没黑，再挖点野菜，好供全家明日充饥。

晚上，邱少云背着一背筐野菜，还有一小捆干树枝回到家。妈妈伸出枯瘦的手，摸摸他的头，十分心疼。才十来岁的孩子，一天坡上坡下手脚不停，还吃不饱肚子。妈妈禁不住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她把睡着的两个孩子往里挤挤，让邱少云躺下来。四个人盖一条破棉絮，睡在草铺上。

“邱炳荣回来了吗？”娘俩刚躺下，门外突然有

人嚎叫了一声，接着“哐”的一声，门被踢开。保长的狗腿子大麻脸闯了进来。保丁把灯笼提得高高的，东张西望地乱瞅。

没看见邱少云的爸爸，大麻脸凶狠地朝少云妈说：“你男人不回来，欠下的地亩捐、壮丁捐，还想拖到啥时候？保长说了，今年的税捐不准拖到明年！”大麻脸一边说一边用手里的木棍咚咚地乱敲，揭开锅盖，锅里空荡荡的，瞅瞅屋里，除了乱七八糟的庄稼用具，什么值钱东西也没有。他又狠狠地说：“限你两天，一律交清，要是不交，就抓你儿子当壮丁！”……

邱少云一直坐在黑影里，狠狠盯着那盏鬼火似的灯笼随大麻脸而去。他多么盼望爸爸、哥哥早点回来呀！一天没吃东西了，饥饿、寒冷、疲乏，一齐向邱少云袭来，但他却怎么也睡不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像沉重的石头，压在这年幼的孩子身上。多么难熬的日子，多么难熬的冬夜呀！

第二天，邱炳富大伯背了些红苕来他家看望。少云妈妈过意不去，说：“大哥家光景也不好，又送东西来，等炳荣回来，带了好东西，一定送些过去

给你过年……”

炳富大伯全身颤抖一下，沉重地说：“娃儿们饿肚子，我心里难受。炳荣……”说着，一串串泪水直往下流……

为了一家过日子，少云爸爸背根绳子，沿着弯曲曲的安溪河，一气给船老板拉了三个月纤，披星戴月，磨破了肩，走肿了腿。快到新年了，船老板硬是不发工钱。到了安居镇，少云爸爸领着纤夫船工们闹罢工，不再往重庆拉。老板只得发了三个月的工钱，但恨透了少云爸爸。这天夜里，船到龙王沱，老板指使护船的狗腿子抢走了他的血汗钱，把他捆了手脚，嘴里塞上棉花，推进了安溪河……

这消息如晴天霹雳，使妈妈心疼病突然发作，顿时昏死过去。乡亲们把她救醒过来，看着哭成泪人儿的三个孩子，妈妈又止不住号啕大哭……从此，她领着孩子，到处要饭，苦度日月。病也一天比一天重，常常是一咳嗽，就大口大口吐血。

一天，李地主带了狗腿子，又上门逼租债。屋里没有什么东西可抢，他们看见门口拴着一只母鸡，上来就抓。这可是大伯才送给妈妈治病的。邱

少云气极了，抓起菜刀，剁断绳子，把鸡轰飞了。气急败坏的狗腿子扑上来就打。妈妈上前去护，被一脚踢倒在地。

连气带伤，妈妈的病一天重似一天。邱少云到处觅方寻药，给她吃了也不见效。一日清晨起来，他见妈妈脸色苍白，嘴边残留着黑色血迹。他慌忙去推，才发现妈妈身子已经僵硬，再也叫不应了……

吃人的旧社会，吞噬了爸爸的生命，又活活夺去了妈妈的生命。生活的担子，一下子落在年仅13岁的邱少云肩上了。

一张卖身契

埋葬了妈妈，哥哥守着一堆黄土大哭一场，不得不又去给地主放牛了。邱少云领着三弟，背着四弟，提着妈妈提过的破箩筐，外出要饭……风里滚，雨里爬，好不容易熬过了八年！八年里，他曾把弟弟托给大伯，自己给地主去放牛，因为得病，被地主踢出了家门；他曾到团碾去给地主当长工，受

不了凶残的虐待，气愤地跑回家来……到了1948年春天，大伯打听到安居镇傅家面馆愿意收邱少云当学徒，就领着他去安居镇。

安居镇就在安溪河边上。浯江流过这里和安溪河汇合。这里就成了一个热闹的码头。傅家面馆就在街道最热闹的地方。大伯把他领进门去，大蛤蟆似的胖老板，拿着《投师约》念道：“……在三年学徒期间，不许偷懒，不得顶撞，不准偷吃东西，不发工钱，不管衣穿，病、残、伤、疾概不负责。学徒期满，再帮工两年……空口无凭，立约为证。”

邱少云就被一张变相的卖身契约，紧紧地囚在傅家面馆这个火坑里了。他把大伯送出面馆，心里有说不出的凄凉。他把大师兄给自己的几块锅巴，放在大伯手里，小声说：“带给弟弟少全吧。”大伯接到手里，仔细看着邱少云宽宽的脸盘，明亮的眼睛，说：“孩子，天底下的路长着哪，往前奔吧！”说完，沿着弯弯曲曲的来路走了。

分给邱少云的活儿是下河挑水，来回要走一里多路。有的地方又陡又滑。遇上下雨，就更难走，一不留心，就有摔倒和滚到河里的危险。这面馆生

意也算兴隆，一天要挑40多担水。天不亮开始，要一直挑到夜深人静。没几天，邱少云肩膀上就肿起了疙瘩，扁担一压，火烧火燎……

到了6月雨季，安居镇一条土街变得噗嗤噗嗤尽是泥浆。坡路又滑又粘，空手走都容易摔跤，挑上一担水，就更没办法走了，脚下直打滑。这天一早起来，邱少云觉得不舒服，浑身酥软、发热，眼前直冒金星。一担、两担，挑到第四担水的时候，大师兄发现邱少云脸色很难看，想腾出手来替替他，可老板娘一大早就坐在门口，两个眼珠滴溜溜盯着干活儿的伙计，生怕谁偷懒。

这个老东西40多岁了，还特别爱打扮。一张皱巴巴的老脸，抹得像个粉壳壳；几根稀拉拉的眉毛，画得像趴着两条蚯蚓；歪兮兮的嘴唇上，还涂着血红的口红；脑壳上只长着几根黄毛毛，像秃山头上竖着几根矮茅草。据说是年轻的时候，得过性病，才成了秃脑壳。她怕人家说她太丑陋，一年四季戴顶黑帽子。尽管耳朵上吊着一对金耳环，却像个老马猴掉进了面瓦缸，看了叫人既恶心又害怕。

这老板娘可是安居镇的一只母老虎，专门勾

结镇上有钱有势的官僚恶霸，仗势欺人，连地痞、流氓都不敢惹她。老百姓恨死了她，给她送了个外号，叫“玻璃灯”。

大师兄看“玻璃灯”监视得这么紧，气愤地暗暗骂着。突然门外有人喊：“你们的小伙计摔倒在坡下了！”大师兄、二师兄慌忙跑了出去，见坡下石坎上围着不少人。邱少云躺在那儿，额头冒着冷汗，眼睛发直，嘴唇发紫，满身泥巴。一看邱少云跌成这样子，两个师兄鼻子酸楚楚难受。

“玻璃灯”这时两步抢到邱少云跟前，恶声恶气地说：“你怎么摔坏了我的水桶？那可是邱家沟李财主送的上等货。”

邱少云病倒了，发烧、咳嗽，还一个劲地呕吐。“玻璃灯”却说：“不干活就不准吃饭！”硬逼着邱少云拖着虚弱的身子上工。二师兄见他病成这样，便替他去担水，让他坐在灶火门口烧火。

高烧没退，两三天没吃东西，脑袋发晕，眼前发黑，又被火一烤，天旋地转。他坐在一节木头上，身子向前一倾，木头一滑，额头一下撞到锅沿上，被锅沿划破了寸把长的口子，鲜血直流。